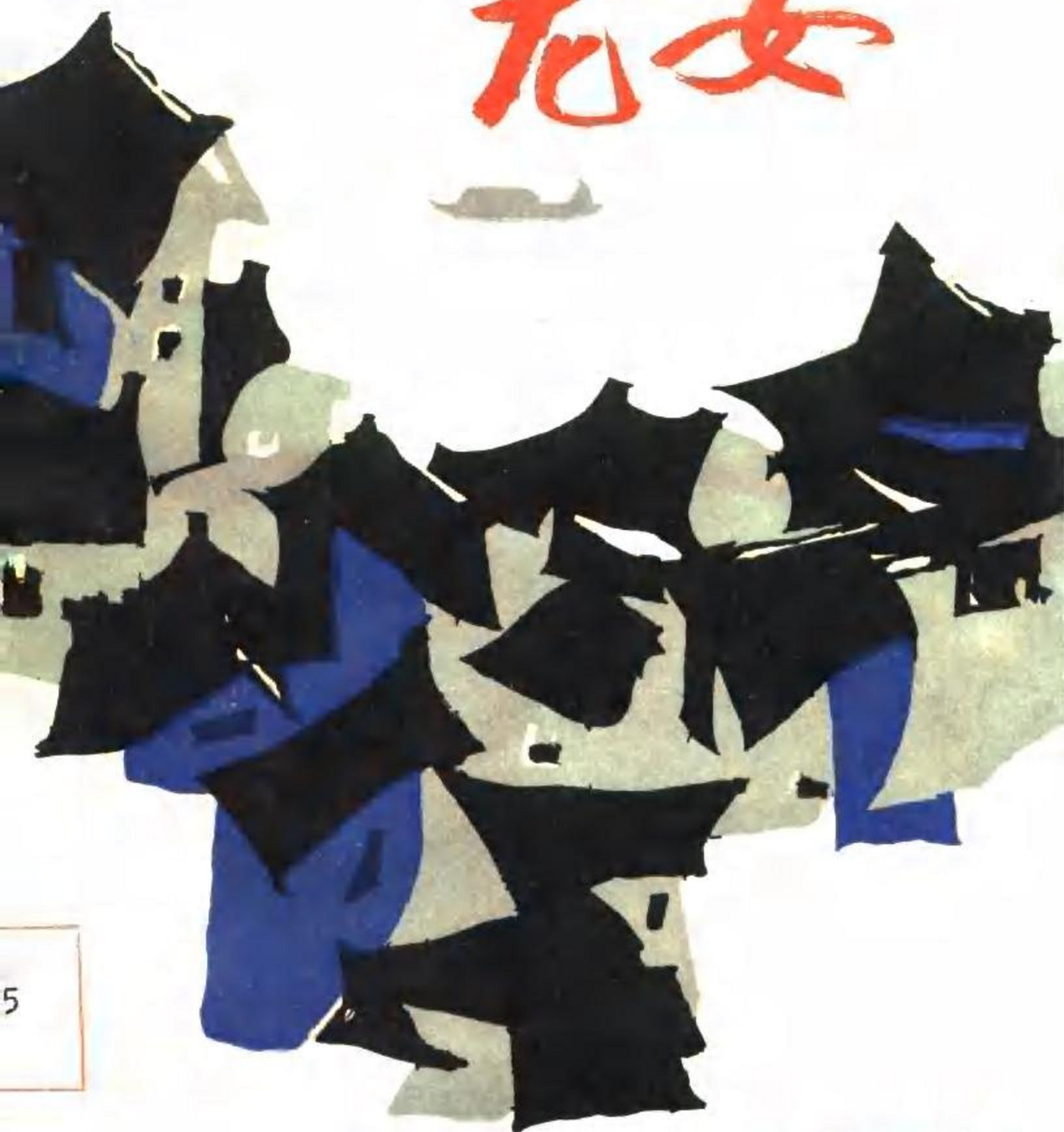


长篇小说

龙女



胡山源 著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87
I247.5
2252

BLU 126

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357141

责任编辑：龚大章

装帧设计：王庆珍

书名题字：童 成

龙 女

longnǚ

胡 山 源 著

北方文艺出版社 出版

(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)

黑龙江新华印刷厂 印刷

黑龙江省新华书店 发行

开本850×1168毫米 1/32·印张98/16

字数 229,000

1986年11月第1版

1986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0,180

统一书号:10360·83 定价:2.15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充满着传奇色彩的长篇爱情小说。前半部分，抗日后期在上海出版的《紫罗兰》杂志上连载过；后半部分，作者在八十六岁高龄时续写完毕。

江南水乡，一叶扁舟，尚书的后裔——赵芳泉公子，遇上了以捕鱼为业、以网船为家的渔姑——阿龙。一个是翩翩少年，江南才子；一个是美丽活泼、善良多情的少女，人们称她是海龙王的女儿——龙女。他俩一见钟情，难分难舍。阿龙好学，赵芳泉供她读书，有来有往，情意绵绵，双双浸沉在幸福的海洋里。

大雪满天，银装素裹，赵芳泉冒着酷寒到江边相会，谁知江岸依旧，网船已无，阿龙不辞而别，岸上传来阵阵呼声：“阿龙！阿龙！……”

思念，无尽的思念；寻觅，长年的寻觅。三年以后，赵芳泉在十里洋场的一个弄堂里找到了阿龙。尽管赵芳泉力图填平出身不同的鸿沟，尽管阿龙确实爱着公子，但是男女平等、妇女自立的思想已在少女的心中萌动，革命的火种已在渔姑的身上燃烧，理智战胜了剪不断的情丝，彼此都陷入了苦恼的深渊。

从美国留学归来的赵芳泉，接受了北伐前的革命新思想。当年的阿龙，而今叫魏美珍，已是一位妇女运动的活跃分子。他俩虽然同住黄浦滩头，相互都在关注着对方，但始终没有见上一面。

风云突变，“四·一二”反革命事件葬送了北伐的成果，阿龙英勇牺牲了。赵芳泉读着阿龙从狱中捎出来的长信，深深地激起了心中的爱和恨，毅然决然地踏上了继承恋人遗志的征途。

小二急急忙忙地奔到书房里，喘着气，喊着说：“二少爷，二少爷，快些出去看，快些出去看！”

“什么事，如此大惊小怪！”芳泉将手里的《花菴词选》，在桌子上一放，缓缓地问，同时看着小二的面色。小二的面孔发着红，几颗细小的麻子，似乎涨得大了些。

“海龙王的女儿出现了，海龙王的女儿出现了！”小二说时，指手画脚，好象要形容出他所看见的海龙王的女儿，是怎样的一个人物。

“你简直在说梦话！”芳泉看了他那一副气急败坏、热心过度的神气，不免笑笑，“哪里会有海龙王的女儿出现！”说了，就又将手里的词选取起来，读下去。他觉得，在这个窗明几净的书房里，读读词，实在比了听小二的山海经，要有趣得多。小二的山海经，只有在他感到无聊的时候才有用。

“你不相信么？你去看了就知道了！”小二还在鼓吹。

芳泉摇摇头，不作声。但为了向从来没有对小二发过疾言厉色的脾气，所以此刻也不一定要赶他出去，只自管自地吟哦着。

“好，你不去不要懊悔！”小二却用示威的口气这样说着。他的意思：第一，他一股子的忠义之气，不料竟取不到主人的信用，这很使他愤激；第二，他的确有一些幸灾乐祸的心理，如果他的主人懊悔给他看，他就痛快了。然而他的存心却到底不是坏

的，他无非要他的主人不错过难得的机会，出去欣赏一下希世的异物。

芳泉不理他，正和往常不使他满意而只以不理他了之一样。

“你不要懊悔，你不要懊悔，——”小二喃喃自语地，出了书房，往后面去了。

荆 州 亭

题柱

帘卷曲栏独倚。江展暮云无际。泪眼不曾晴，家在吴头楚尾。数点落花乱委。扑漉沙鸥惊起。诗句欲成时，没入苍烟丛里。

“这真是一首好词！”芳泉读了两遍，不觉轻轻赞了起来。虽然他在自己的家里，并不在天涯作客；虽然他更在狭小的书房里，并不在浩渺的江边，而词中的情绪与意境，他是完全能够领略得到的。

“这是谁作的呢？”他到这时，才注意到作者。这也是他的习惯，或许说是一般人的习惯，看文字会不先看作者的姓名。

吴城小龙女

“奇怪，奇怪！”他看了这首词的作者姓名后，不禁低低地喊了两声。他忙着就看后面的注释，看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，哪里来的小龙女。

宋释惠洪冷斋夜话云：黄鲁直登荆州亭，见亭柱间有此词，夜梦一女子云：“有感而作。”鲁直惊悟曰：“此必吴城小龙女也。”因名“荆州亭”。

“哦，原来有这么一回事。”他哦了一声之后，就不再读下去，只想这吴城小龙女，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。他起先想，这是不会有的事，这一定是黄鲁直故弄狡狴，自己作了那首词，再捏造出梦见女子的事来，恐怕捏造得不够，不足以引起别人的注意，他又索性说她是小龙女；后来他又想，不管它是事实或捏造，总之是很好的词，很好的故事，可以诵读，可以当作佳话。

他正想取起词来再读，一阵欢笑，夹在脚步声里，从里面响了出来。

“哥哥，哥哥，快些去！”一个十一二岁的女孩，在书房门口叫着说，“小二说的，东门外土地庙前有海龙王的女儿挂在那里呢！快些去看看！”

“什么挂在那里？”芳泉将手中的书又放了下来，回过头来看着他的妹妹芳云。

“真地挂在那里。”芳云后面的小二，笑嘻嘻地说，“看的人不知其数，你不去，懊悔了不要怪我！”

“此必吴城小龙女也！”芳泉忽然随口将黄鲁直的话背了出来。他想这倒很巧，海龙王的女儿，小龙女，还不就是一样名称。他的兴致被引起来了，不禁又笑了一下。

“好，哥哥也去了！”芳云跳了几下，她看得出芳泉的意思。

芳泉立起来，走过去，对墙上挂着的一面镜子照照，又从写字桌的一个抽屉里取出牙梳，将头发梳梳。

“快些，快些！”芳云在跺脚，“说走就走，为什么要这样麻烦呢！”

“要去见海龙王的女儿，哪可以不打扮得好看些！”小二拉开了嘴说，“海龙王还要招他做女婿呢！”

芳泉好象没有听见一般，只在对镜打扮着。同时，他的心里正在记起另外一个龙女的故事：柳毅传书。他很喜欢这故事，以为柳毅这个人，倒不失为一个正直的烈丈夫，而那位牧羊的龙女，却也正是一个多情人物。

“要是果然有这样的龙女，倒也确是一件美事。”他在想，“但不知她比了吴城小龙女又如何。吴城小龙女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？……”

“好了好了！”芳云看见芳泉已在回头照着后颈，就欢喜得跳着喊。芳泉走出书房门，她已经和小二走过天井了。

他们走到大门口，管门的老王对芳泉说：“二少爷去看海龙王的女儿么？街口已经走过不知多少人了，有的已去看过，有的正在去。我今年活到五十六岁，也没有见过，也正想去看看呢。……”

“我去带些给你看看便了！”小二笑着这样回答。

在街上，芳云和小二只是嘻嘻哈哈地谈笑着，所谈笑的，自然还是海龙王的女儿。芳泉只面含笑容，听着他们，不说什么。不过同时他却也注意到，街上的人的确比往常多些，有些人也正谈说着同一的事体：海龙王的女儿。

走了一会儿，转了两个弯，他们三个人就出了东门。但他们不向东门外的大街走，只由小二领着，也可以说随着许多人，都从一个街口向南过桥，沿着河一直向东南走去。没有多久，已脱离了众多的住宅，渐渐到了空旷的郊野。

“二少爷，你看，那边就是！”小二指着一个小村那边的一

簇人说。

芳泉随着他所指的看过去，那边有一堵红墙，前面是一片场，场上有两株大树，树下正聚着许多人。但来去的人也很多，原来这是大路所经过的地方。

过了村子，芳泉才看清，红墙就是土地庙的照壁，土地庙是三间破败的瓦屋。

“快些走，快些走！”芳云巴不得一步就跨到，在催促着。

芳泉不得不随着他们的脚步，走得快些，心里也不免有些跳起来。

到了，到了人丛的外围，可是看不清什么。芳泉所看见的，是一棵大树的横枝上好象挂了什么东西，芳云为了人太小，根本看不见。小二在前，领着路，他们从人缝里挤了进去。

“什么，这是海龙王的女儿？”芳泉看见了挂在树上的东西，不由得一呆，说出了这句话。

“这不是海龙王的女儿是什么！？”小二很得意地说，好象他已经办完了一件好差使。

“这不过是一条大鱼而已！”

“你看见过这样的大鱼么？你看，还有两只奶呢！”小二还是很起劲。

“真的有两只奶！”许多人在附和着。

芳泉不再和小二分辩，他只仔细看着。虽然这决非什么海龙王的女儿，但这样的大鱼，确是难得看见的，难怪无知的人，要当作神话中的人物了。他见它的全身，比了人还长，颠倒挂在树上，头几乎着地，尾却高出众人的头上。尾是半月形的，尾与身体相连的地方很细小，粗粗的麻绳，就缚在这个地方，系牢了树枝。它的背面和两侧，都是暗青色，腹部却很白，并且显得很嫩，有如初揭开包布的嫩豆腐。所谓两只奶，实际是两个鳍状的东西，

并不是真的奶，因为那不是一般动物生奶的地方。嘴巴很尖，微微张着，看得见表面的牙齿，水和血，不时从嘴巴里滴出来。

在众人的议论纷纷中，芳泉知道了这东西的来历。这是鹭鸶脚下捕捉河豚的滚钩滚起来的。据说鹭鸶脚下，这种东西很多，平时谁也不敢去捕捉，只将神物看待它们。这次，这一头自己被滚钩扎牢了，逃不开，就连带地和河豚一并拉上了岸。可是上了岸，谁也不敢处置它，实在也没有办法处置它，就有人将它挂到这土地庙前来示众。

“我看今年免不了要有一场大水灾吧！”有人这样说，“海龙王失去了这个女儿，哪里就肯干休呢！”

“说不定今天夜里就有大水冲来。”更有人这样说。

“唷！”芳云听了这话，吓了一跳，不免喊了出来。

“大水一来，大家就变成鱼虾了。”小二在旁推波助澜地说。

“这怎么办呢？”芳云方才的一团兴趣，不知哪里去了，只呆在那里。“快些放它回去吧。”她记起了前年大雨天祖母讲给她听的故事。在某一个地方，大水冲来时，许多居民都变成了鱼虾。

看了一会儿，觉得实在已经看饱，没有什么遗憾了，小二才略略离开了些。芳云一看见小二离开，就连忙催着说：“回去吧，没有什么可以看的了。”

芳泉懂得芳云的心理，一面随着他们走出人丛，一面故意笑着说：“这是海龙王的女儿，你听清楚了没有？大水来了，你变了鱼，也就是这个样子。”

“你瞎说！”芳云头也不回，急急往回家的路上走。

看够了去的人固然不少，但没有看见而急急赶来的人，却更是多。每一个来看的人，似乎都觉得满意，因此，一路都只谈论

着它。从他们的谈论中，芳泉又听到了这个名词：江猪。他想不错，这很象猪，又是江里捉起来的，它的正式名称应该是江猪。

他们来的时候，心中有了目的，因此并没有注意到别的事情。现在，目的达到了，心中闲空了，他们就放眼四面看看。田里的麦，长得很茂盛，大都已有了硬管，有些早麦，甚至已胖了肚子，就要吐出穗来了。

风暖暖地从东南方吹来，使他们发生了在城里难得有的愉快，一些也不觉得往来奔波的疲劳。路旁的小草，都在暖风中探出头来，将遮盖着它们一冬的枯叶断茎，掀到了旁边去。

“二少爷，海龙王究竟是住在哪里的？”小二还是念念不忘地要谈到方才所见到的。

“海龙王自然在海里。”芳云抢着答。

“二少爷，那边，”遥指着五六里外的一个山，“山的尽头，就是鹭鸶脚，要不要去玩玩？”

“我要去的。”还是芳云说。

他们在这样的闲谈中，进了住宅区，过了桥，回到了尚书坊家里。

“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物？”老王看见了他们问，“大约有几岁？”

芳泉忍不住笑了起来。

“大约总和你的年纪差不多，”芳云又抢着说，“因为她长得比你还要高大。”

“真的么？”不信，还想问问，“到底有多少大？”

“大约比二少爷小上一二岁，十五六岁，很体面好看。”小二一面走，一面笑着说。

“那末倒和你一般大小……”老王还在说下去，他们已哈哈地笑着走到里面去了。

芳泉依然进了书房，又洗了面，换了衣服，才坐下来。一坐下来，却觉得有些吃力，就坐到活动而可以躺着的皮椅上去，顺手在书架上又抽出了一本书，然后仰面背光躺着，随便看下去。

朝元路，朝元路，同驾玉华君。千乘载花红一色，人间遥指是祥云。回望海光新。

东风起，东风起，海上百花摇。十八风鬟云半动，飞花和雨著轻绡。归路碧迢迢。

烟漠漠，烟漠漠，天濬一帘秋。自洗王骀斟白醴，月华微映是空舟。歌罢海西流。

这是什么词？他略一注意，原来是陈兴义的《简斋集》“无住词”。这词的前面，还有牌名“法驾导引”和“原序”，他连忙再看原序：

世传顷年都下市肆中有道人携乌衣椎髻女子，买斟酒独饮，女子歌词以侑，凡九阙，皆非人世语。或记之以问一道士，道士惊曰：“此赤城韩夫人所制水府蔡真人法驾导引也。乌衣女子疑龙云。”得其三而忘其六，拟作三阙。

“呀，又是一个龙女！”芳泉看完了这篇序，不免坐了起来，忘去了方才的吃力，只精神奋兴地想着。

“真有龙女的么？……为什么没有这样的龙女呢？……如果有了这样的龙女，何等好呢？……一个龙女应该是怎样的？……”

他想得竟有些出神。想了一会儿，忽然笑了起来，因为他又想到了方才所看见的江猪。他对自己说：“龙女的本身，如果真

是这样的，那将是什么趣味呢？……”

小二送了点心进来，是一盘子韭芽和肉丝作心子的春卷。

“二少爷，趁热，冷了要发韧的。”小二喊着说。

芳泉懒懒地不肯动。

“二少爷在想什么？在想海龙王的女儿么？”小二忍着笑说，“二少爷的人品，只有海龙王的女儿才配得上。”

“你呢？”

“我么？配一条鲫鱼也就好了。顶怕配蜃蜃，不要将我的手指头都箝断了！”

“嘻嘻嘻嘻！”芳泉免不得笑出了声，然后缓缓地走到方桌上去吃春卷，并且含糊地说：“我看你这样坏，只有配一只蜃蜃给你才好。”

等到春卷吃完，他们已经不知嘻嘻哈哈了多少次。

“二少爷，明天一定要到鹭鸶脚下去玩，否则短短的春假，一下子就过去，你一定要懊悔的！”

芳泉点点头。小二揩好桌子，将盘子取了出去。

“这真象鹭鸶脚，”芳泉说，“这样长长地伸入江中。”说时，他正坐在一块大石头上，面对着西，遥看着“脚”尽处滔滔的流水。

水流得很急，原因是江面到了此处，最为狭窄，所以虽是入海的东流水，却比江宽处海上来的潮汐，还要来的急。

“大江东去，浪淘尽，千古风流人物。……”一个戴眼镜的青年，坐在芳泉的旁边，也是面对着江，哼了出来。

“好了，刘克久，不要酸溜溜了！谁不知道这首词！”一个穿灰布夹衫的青年，立在他们的背后说。

哄咙！“脚”尽处的水里，发出了这样一个大声。一个大水

涡，滴溜溜地绕着最远的一块石头浮了过去。在水涡中，隐隐地看得见有庞大的东西，跃了起来，青黑色的样子。

“唷，唷，”小二在他们的背后一块石头上踮起了脚尖喊着说：“这就是海龙王的女儿！昨天的海龙王的女儿，就是离此不远的地方捉到的！他们说，鹭鸶脚下就是海龙王的宫殿，里面有着石屋，石床，……”

“什么海龙王的女儿，胡说！”穿灰布夹衫的青年说，同时，俯下身，拾起一块石子，用尽了气力，远远地掷到水里去，发出了噗的一声。

哄咙！又是一声响。同时一块较大的石子，又落到了另一个水涡里，并且似乎落到了那一个跃起来的青黑色的东西上面。

“哈哈，打中了！”穿灰布夹衫的人说。

“吴志存，你不要得意，”戴眼镜的刘克久说，“这东西的确是通神的，当心它找到你！”

“找到我便怎样，还不是熬了油点灯，治伤！”吴志存说。

“谁说可以熬油的？”芳泉不免也问。

“那天的一条，就被耶稣堂里的外国人买去熬油的。”

“是不是就是小姐吃的鱼肝油？”小二问。

大家都笑了。

“索性告诉你吧，小二，”吴志存拍着小二的肩头，“让你也好去向别人摆摆阔。这不是鱼，是鲸类的走兽，……”

“怪道她有两只奶的！”小二似乎恍然大悟。

“这不是奶，”吴志存笑着解释下去，“是退化了的前肢。……”

哄咙，哄咙！一连响了几声，将他们的话头打断了。吴志存忙着掷石子，掷得很起劲，以致芳泉也立起身来，学着掷。

芳泉用足了气力，却只有吴志存三分之二的距离。小二也解

下了身上的热水瓶，放在石缝里，拾起石子来掷，那就只有三分之一的距离了。

吴志存愈掷愈起劲，并且还在各块大石上跳来跳去掷。

刘克久将眼镜摘下来用手帕揩揩，然后打着读文章的调子哼着说：“暴虎凭河，死而无悔者，吾不与也！”

“谁要你与，你本来又不是孔夫子！便是孔夫子，我也不要他与！”吴志存边说边掷着。

三个人掷了一会儿，觉得热，才先后坐了下来。

三个人坐下来，刘克久却久蜚思动，立起来伸了一伸懒腰。他小心地踏着石头，向南走过了一些，指着下面说：“想不到此地倒有一个姜太公。”

小二听说，就立起来走过去看，原来下面，相去十几丈的水边，正有一个老人，坐在乱石间扳鱼，他就说：“姜太公是钓的，不是扳的。”

“你知道什么！”刘克久说。

芳泉和吴志存，也走过去看，静静地看着那老人扳鱼，看了很久。一条大轮船，从下水逆流而来，呜呜的汽笛声，才使他们放弃那扳鱼的老人，重新看着江中。他们就谈着轮船和江猪等等。

轮船没有停，在对江的港口稍为迟缓了些，又开足速率，向上游驶去，渐渐，所留下来的，就只有愈久愈淡的黑烟。

他们由轮船又谈到了对江的风景。对江虽然没有山岭，没有城郭，但一派烟树，齐齐地直到天边，空旷寥廓，却也可以使人的胸襟扩大，为之一爽。那面的田地，大部分也种着麦，当然是绿的，便是烟树，也著上了一些青色，正可以告诉人，春天已经来到。

“毕竟是清明了！”芳泉说了这一句，他虽然没有说明他在

想些什么，别人却都懂得他的意思。

“今天总算不下雨，”刘克久说，“难得有此好天气。”

风比了前两天还要暖。太阳的威力，更在逐渐增加，晴空一碧，使人觉得在它的威力之下，无处逃避，也无法逃避。小二第一个喊热，将胸口的细子都解了开来。其他三个人，都又坐下来，从小二手中接过开水，喝了一些。

芳泉伸出手，看了看腕上的手表，说：“快要三点钟了，我们就这样慢慢地走回去吧。”

大家都赞成，先后走下了鹭鸶脚，回去时则沿堤到白土港口，再从沿港的街市入城。

堤是泥土叠成的，很高，堤内是麦田，堤外是芦滩。芦根上已抽出尺把长的新苗，芸芸地一片，正和麦一样整齐，所以芦滩也称为芦田。

堤上疏疏落落地种着一些杨柳、桃、杏和杂树。杨柳已经放青，嫩嫩的新叶，带着一些透明的黄色。杏花已经谢了，桃花还没有开足，刚刚有几个肥大的花蕊在绽裂开来。桑树似乎也已苏醒，就要抽芽了。……

小二路上折了好几枝杨柳和好几枝桃花。芳泉叫他不要折，他说，这是他答应芳云的，因为芳云一定要跟他来，她的父母怕她走不动，不答应，由他提出这调和的办法，送她桃柳，才安定了她，没有跟着来。

小二又将折到的杨柳，拣那两歧的，就是差不多长的两枝生在一起的，从合生的柄上，剥开些，用衣角衬着，捋到梢头，做成两个球，然后将那捋去皮的细枝，滑滑的，纤纤的细枝，互相绕过来，打成一个圈，由两个球软软地分两旁垂下来，再用食指顶着两枝间的短柄，看这短柄摇摇地直立着，总不倒下去，两个球却飘飘地垂着，正象一个小女孩的辫子，为了头的摇动，那样轻

轻地颤着，而那一个圈，也正就象小女孩的头与面。

“这倒很好玩。”刘克久看了说，“这叫什么？”

“这叫杨仙人。”

“又是仙人！尽是这一套。”吴志存笑着摇摇头。

走了一段，堤上不好走，顺着路，走到了一个小村上。村上的房屋都向着东，前面是一条浅浅的小浜，水很清，浜旁是路，路的两边都是树，上面的枝柯互相交织着。枝后是一连的竹园。

走出村，刘克久回过头向西看了一眼，就随口吟着：“竹外桃花三两枝，——”

他只吟得一句，就给吴志存打断，吴志存也已经看见竹篱边的桃花。“算了算了！”吴志存说，“鸭也有，芦芽也有，就是河豚却已经吃过了，早已过了‘欲上时’了。”

“前天有一个苏州来的同学，”芳泉接着说，“来看我，我请他吃河豚，他死命也不肯吃，……”

他们就谈着吃河豚，谈得很起劲。

离小村不远，路又上了堤。这里已渐近港口，江边的船，就多了起来。小二在一一指点给他们看，那是丝网船，那是滚钩船。芳泉和吴志存都不懂这两种船的分别，小二解释给他们听了。丝网船是捉刀鱼的，滚钩船是捉河豚的。

“丝网是怎样的呢？”吴志存还要问下去。

“等一刻你就会看见，现在且不必问。”刘克久说。

“怎么会看见？”

“我带你们去看就是。”

“你这样子，怎么会知道得这样详细？”吴志存听刘克久这样说了，就转过来再问小二。

“我的家本来在离此十里的江边，我什么都知道。”大有得色。